

# 情不醉人人自醉

## ——蔣經國章亞若戀情外一章

● 周 谷

### 新寡文君一舉雙麟

故總統蔣經國身世顯赫，自幼受外界的重視，也自幼逐漸養成不平凡非正常的心理。一九三七年四月，他在蘇俄留學打工期滿，攜同俄籍嬌妻方良(Faina Epotchewa Vahaleva)及長子孝文回返故國。從此一帆風順，於次年元月從老家浙江奉化溪口來到江西，出任政府公職，六月升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，復兼任贛州縣長，英氣煥發，手握軍政大權，有尚方寶劍，神鬼不敢近，巨室也為之畏懼三分，他從此陶醉在人民的歡呼和蔣青天的祝頌中。

他在江西任內，忽墮入凡塵，幾不能自拔，竟以有婦之夫，帝室貴胄身分與專署同僚，年輕寡婦唐英剛太太章亞若女士私戀，章竟有身孕，始遠避廣西桂林待產，喜得一胞雙胎，忽又紅顏薄命，客終異地，結束短暫一生悲歡生活，情郎為之悲憤不已。知其事者無不為之唏噓浩嘆。

蔣經國一生這件大事，美洲「世界日報」駐台北記者周玉蕊親訪蔣經國故舊門生，及其情婦章亞若生前長官閩友，寫成「蔣經國與章亞若」

的愛情纏綿愁腸的長篇專訪六十二節，自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九九〇年元月二十日刊完，頗受讀者喜愛，作家有興趣多寫，讀者有興趣關心愛讀。真是情不醉人人自醉。

### 文化傳統根深蒂固

蔣經國雖再墮入情海，究因身世特異，難以輕易拋棄糟糠而另娶新歡，夫婦兩人即使能離異，也難與文君新寡拜堂結褵，蔣專員為情所迷如一意孤行，亦難獲其尊人諒解同意，其尊人對此獨子期望特深，斷難苟同他這位已成年的公子為婚姻事而自毀長城。婚姻一旦涉及政治，使問題更顯得份外複雜。當時其尊大人蔣介石元帥雖國際地位日隆，但國內外政治敵人仍多，豈願因此區區小事，父子兩人授人以柄，遭人攻訐，何以自解。蔣專員自己心裏明白，斷難借情人私奔。如出此「上計」，不獨影響其本人政治前途，也會毀棄一生，重過當年蘇俄流放歲月生涯。所以他與章亞若問一段偷情事，生前十分隱秘，既不能常往，又不能常來；既不能離離，又不能輕娶。人孰無情，其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。對於遺落在外的「皇

室」兩位王子，只有隱託專人密為負責照料了。

章太夫人周錦華女士若非此「二王子」之故，豈能輕易全家「由蔣經國指派專人安排的一艘運兵艦，駛往台灣。」(專訪⑤節)當時追隨政府反共的若干忠貞高級黨政軍人員，多被拒於台灣之外，不得其艦而入，而流亡港澳、日本、歐美。南昌章家在天下紛亂之際，真是幸運，竟能乘坐國家軍艦渡海入台，此非異數乃係定數。陳誠原配夫人係陳誠處州浙江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同班同學，青田吳子漪胞妹吳舜蓮，陳受吳家恩惠甚多。此時仍居老家。一九四九年陳秘囑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上將，用海軍中字號登陸艇，將其原配吳氏自原籍轉上海護送至高雄左營海軍宿舍，定居於崇實新村，以迄衰老病逝。一般人民就很難享受到這樣的皇恩隆遇了。章亞若之弟章浩若上校，若非因乃姊愛情關係，何能多次出宰地方。這不就是不重生男重生女，兄弟姊妹皆列土的寫照嗎？生女列土是中國幾千來根深蒂固的優美文化傳統，民國何能例外。

### 臨終祇是頻呼亞若

蔣經國生前對自己婚外之情無論如何隱秘，總有人喜愛密訪渲染，對他而言何啻政治打擊，孰可忍受。有些人為此無辜受累，甚或非善終異鄉，個人私事總應尊重他個人的意願。迨蔣氏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物化後，百無禁忌，新聞訪員、文人墨客，又復大量渲染蔣、章間的爱情，如何纏綿，如何哀艷，說成是千古未有的聖潔愛情。這置我國正當社會婚姻規範於何地，在頌揚溪口蔣氏德政？在推崇其尊人教子有方？

甚至專訪節還說，一九八七年病重時，「昏睡中的蔣經國突然發出一連串模糊的語言，身旁陪侍的人屏息仔細聆聽，他似乎在呼喚著一個人的名字——亞若。」這些陪侍人員滿清楚蔣、章間海枯石爛的爱情。這樣的推愛他的真情流露會使人意會到，他從不想念他受苦受難的母親，也不想念一生愛他的父親，也不想念與他數十年患難與共的妻子，也不想念他親生的子女，也不想念那些終身追隨甚至為他死去的同志，也不想念國家的未來，也不想念反共復國的大業。真是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只在呼喚著「亞若」，真是思卿令人老，歲月忽已晚，願再結來生緣了。把他說成只一心一意想到四十多年一段孽緣的如夫人，竟把他老人家喬裝打扮成中國現代政治史上——位偉大的情聖。像這樣的呼喚著「亞若」，相信全世界任何角落的重病患者，都在死神來臨前，不斷頻呼在中國桂林的「中國亞若」。

### 異國髮妻喊他「阿五」

這樣的渲染推論，置他的元配夫人方良女士

於何地。難道他們這一對幾十年的患難夫妻沒有一點愛情，比不上春風一度的情婦。很少人出來為方良女士說幾句公道話，推崇這位賢妻良母的貢獻，難道還在「抗俄」嗎？克萊恩（Ray S. Cline）所寫「我所知道的蔣經國」一書說：「蔣經國十分尊重她，把她當作一家之主。這和一般中國官員不同，他們談妻子時總帶著大男人主義的味道。芬娜（按即方良）則很親暱地喊他「阿五」，把蔣經國當她第五個孩子。」他們夫婦的情感還是仍然濃密的。有些人喜愛左道旁門，一再宣揚蔣專員當年曇花一現的紅粉知己，這是在教育後代，頌揚他的德政嗎？

中國民間一向特別鍾情皇室親王、公主緋聞，不斷渲染附會製造假象，妮媿道來千百年不衰。有些故事，為了生動感人，平空也要生出一「一枝花」來。完全是和尙的戲太缺乏劇情了。蔣經國一生值得後人推崇的地方漸被後人淡忘，其令譽漸為其如夫人取代，寧可謂不平乎？

### 改嫁宗法藩籬傾圮

寡婦不能再醮，始於明清之際。西漢時，卓文君寡居私奔司馬相如，傳為千古美談。東漢時，蔡文姬先嫁衛仲道後擄入匈奴為左賢王妻，歸漢後奉令嫁與董祀。唐室公主再婚者有二十三人，三嫁者有四人。北宋名人范仲淹的母親因家貧而改嫁，媳婦守寡，將她嫁與喪妻的門生王陶。范老在義莊「田約」中，還准許發給寡婦再嫁的費用。宋以前對於婦女再嫁認為是一種正常生活方式。

宋以後則以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來規範社會，認為改嫁是失節，有辱門風族譽，不獨家人不許，族人難容，深受世人所竊笑。甚至對改嫁婦女可以任意辱罵，不得從正門進出，很多婦女因丈夫一死，為此不得不含恨身殉。明清之際大事提倡貞節，婦女不改節者，另有獎勉旌表，自有其政治目的。民初至抗戰期間，貞壽坊、貞孝坊、貞烈坊、節婦坊、烈婦坊等貞節牌坊尚具有威力，不知使多少年輕寡婦受煎熬而死。

當此之時，寡婦即使年輕貌美，實難再醮，如又有有子女，想要再嫁更困難重重。民間多認為盛年守寡是尙夫凶星，那個人願意去迎接這樣的媳婦入門呢。寡婦攜子再醮，半是家貧無以為生，半是房小也在所不惜，如係出自縉紳名門書香之家，不是婆家攔阻，便是娘家規勸。即使能改嫁如其有子，亦難攜其幼小骨肉隨後夫生活。寡婦如願改嫁，而不能、不准、不許時，這個社會對他們來說就太殘酷無情了。

當時我國善良習俗，對於有婦之夫，尋花問柳，多有微詞，常為故舊親朋所不齒。年輕孀居婦女與人通姦或與有婦之夫私戀受孕產子，更為當時善良風俗斷然不能容許，認為敗壞門庭，有辱家聲，會恥笑鄉里，為鄰人所唾棄。當時社會習俗對個人的戀愛情感婚姻未免拘束太甚了。

專訪節說：「何況，亞若年輕守寡多年，情感生活一片孤寂，看著她自與蔣經國交往後，精神愉快，振作奮發，做母親的也無由置喙了。」如她母親僅鼓勵她止於普通一般友情的往來尚無所謂。如果兩人熱情似火，有進一步的向前發

展，那麼這一段話就不合乎當時出身官宦之家的章太夫人的身分了。唐太太章亞若女士早為唐家有生有二子，為唐家命脈，公婆還在，即使仙化，唐家豈能容許她做出當時認為敗壞唐門先德之事。這位章老太太除非非常進步，為了潑出去的水已嫁的女兒有皇室依靠，而不畏人言，也斷難同意自己的女兒竟如此和人私奔另築香巢。閒言野語豈能完全忽視不顧。

章太夫人對她愛女的最大希望，按常理，應盼她再嫁，而不會同意她與人陳倉暗度，做出有愧先人的事。現在時代不同了，有很多青年才俊，身懷萬金的人，經常游弋於「兩妻作戰」之間，享齊人之福。而一般空閨寂寞的金屋嬌客，又獨喜「雙福(夫)計劃」，一明一暗，交相輝映。現在不少少女懷春，男女走私地下活動已甚普遍。寡婦私奔人多寄予同情。人孰無情，豈能以清燈木魚來約束他們枉送一生。社會的進步是令人可喜的，唯有社會的進步才能解決社會自己的問題。

### 社會倫理道德改觀

現在台灣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，同樣受到尊重，同享法律的保障，人格人權平等十分可喜。否則章氏兄弟很難有出頭之日，認祖歸宗就不那麼容易。遺落在外的王孫，金枝玉葉，也就不在乎要求什麼特殊照顧了，這是台灣社會的進步。古巴的卡斯楚(Cidel Castro)是他父親的女廚所生，巴拿馬的諾瑞嘉(Manuel Antonio Noriega)是他父親女傭所生，均並未影響他們未來的成就。

歐美社會中私生子的政治權利，仍難受到重視，很難能出任政府高官。他們社會中的閒言野語，比我國古老社會更為可怕，傳布得更快，長舌婦包打聽到處都是，打着現今世界上思想最進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兄弟兩人，在私生子立場上，十分保守，份外頑固。馬克思竟令自己的骨肉貧死倫敦，老馬太無親情了。

馬克思和恩格斯於一八四八年發表「共產黨宣言」後，不久兩人均避居英國倫敦，馬鬃子於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圓寂倫敦，生前和死後獨留下一件絕密私事。馬克思夫婦受其岳母重託撫養海倫·德瑪斯(Helen Demuth)，一農家女兒也。此女成年後備為馬家忠僕，與馬終生相隨。馬在倫敦期間與海倫有私，生一男孩，馬怕自己婚姻破裂，又怕金招牌受污染，遂與恩格斯及海倫協同一致隱秘此事。此子從母姓取名弗瑞克·德瑪斯(Fredrick Demuth)，恩格斯偽為其父，送給倫敦一工人撫養。

馬克思對他親生骨肉又愛又恨，經常請由恩格斯以小款周濟，他對這馬氏孤兒距離十萬八千里，從無親情，一生也未見過這位地下孩兒，弗瑞克成年後以做工為生。馬克思死後從未給他留下任何遺贈。其母後再受僱為恩格斯的管家，母子兩人相依為命，每週只能在恩家廚房及傭人臥房相見一次，來去都走後門，恩格斯和馬克思一樣總避免見到這個孤兒。其母一八九〇年死後，他從此無法見到恩格斯了。

此事隱秘四十多年後，恩格斯直到一八九五年臨終前夕，才內疚地告訴老馬的女兒愛琳娜。她

聞悉後大為驚異，與其姊勞拉念及姊弟之情，不時以同情者身分予乃弟少許資助。三年後愛琳娜自殺身死，一九一一年勞拉也步其後塵自殺而亡。一九二九年這位孤兒以七十八歲高齡，死於倫敦貧民窟。他生前從不知其生父為誰，總以為他是恩格斯的私生子。馬克思死後，海倫和恩格斯詳細檢視了老馬生前的全部文件，把有關其子的文件悉數焚毀。恩格斯死後，只有馬、恩兩家極少數親友知悉這位孤兒孤苦身世，誰也不願意張揚。世界上任何共產黨對老馬走私的事隻字不提，視為絕密事件，嚴密封鎖，怕打破馬、恩兩人的金字招牌。潮流是擋不住的。

台灣經濟的發展已成為大陸的樣版，而其社會倫理道德的進步，亦非其他國家所望其項背。它重視而不排斥私生子在政治上的任何成就，還不次拔擢他們，使他們與婚生子女同享政治和精神平等待遇，真是難能可貴。這是國史上少有的新生物。反觀新舊大陸多年凝成的頑固社會倫理規範，已陳舊不堪，人情味缺乏，應該向台灣取經，不使人間再有遺恨，不使孤兒再貧死英倫，同在樂土生活，以期進入大同，庶幾不負人類的希望。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  
本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 
一·五〇八四二〇六·五  
〇六六八六六，即可收到  
書刊